



鶴林玉露

地集 中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三

地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陳子衿傳

先友李衍進之有雋才於書無所不讀不幸年逾
 二十而死吾黨惜之以比王逢原邢居實進之掌
 以三百五篇詩名作陳子衿傳其辭曰陳子衿宛
 丘北門人也其先居甫田世有清人當漢時緇衣
 為縣令者甚衆及進士設科綠衣登第紫衣而有

於都人士中爲最盛。雖人如也。子衿母名靜女。封
碩人掌采蘋。汝墳風雨暴至。殷於其雷。有小星墜
于懷。載馳而歸。出車思齊。禱于清厲。遂生子衿。正
十月之交也。生時東方未明。設庭燎以舉之。敲鐘
于宮。以饗賀客。賓之初筵。晨風和暢。餅列白華。繁
有木瓜。紉芄蘭林。萋蕭綢繆。霑洽有客。旣醉擊鼓
歌曰。椒聊之蕃。衍兮。葛藟之綿。兮。猗嗟盛哉。其太
君門驚人。瑞世騶虞。麀趾歌闕。主人謝曰。今日之

集薄具無羊。幸南有嘉魚。薦俎式微。諸君亮之。客
皆假樂。至雞鳴。廼罷。碩人教養子衿。欲令二才並
通。故試之泮水。使學烈文。置之靈臺。使觀雲漢。出
之旄丘。使知民勞。行則君子。陽大校童。不得伍居。
則衡門闕宮。巧言無從入。日月旣久。問學大明。碩
人卒。子衿哀毀甚。素冠廬墓。門朝夕瞻仰。讀劬勞
之詩。三復哀慟。門人爲之廢蓼。我於是念列祖之
緒。覃思文典。而家窶無衣。豐年乏食。葛屨履霜。閉

人或為之伐木或為之采葛或為之采菽采苓以供衣食薪蒸嘗喟然歎曰噫嘻非天保我其誰閔予小子乎我將時邁四方冀昌厥志必不獲遂則采薇首陽追蹤夷齊耳廼正月吉日出其東門載驅而行遵大路過林林度陂澤褰裳以濟溱洧則思子產之乘輿狼跋而登終南則念杜陵之秀句信南山之霧豹想崧高之降神瞻彼洛矣則慨然有擊楫之志枕彼河廣則躍然有焚身之思適東

山而想謝傳之風流涉渭陽而歎西平之勳烈訪洛帽於龍山吊末主於畢郢登高懷遠凄然無歸因著青蠅賦以譏切當世廼濟沔水逾韓奕復入南山節南山而西寄食于公劉之家南山有臺下掇大田彼黍離々延及南陔楚茨棫樸膠木蒹葭蒼碧蜜羅結黃鳥玄鳥綿蠻差池桑扈鴛鴦飛鳴自適葛生其中載芟載劉規為小宛以供游觀破斧伐檀大東方之地以築新臺植以桃李樊以苑柳

羅以甘棠環以泉水東則東門之楊東門之粉駢
 翠交青北則山有扶蕪野有蔓草葱蔚可愛俯視
 則隰有萋楚匏有苦葉青々者我皇々者華紛紜
 駭綠錯布如錦其桑中則桑葉可拈采綠之女行
 露霑衣其下泉則魚藻交加鳧鷖上下振鷺鴻鴈
 或集或翔又有漸々之石可以考槃揚之水則清
 流激湍多采繁之氓竹竿垂綸魚麗于釣東門之
 池葛覃其上芣苢卷耳瓠葉杜之屬尤多其中

詩經上注
 別集上注

谷有蕓其丘中有麻其房有鵲巢其墻有茨其園
 有桃其標有梅其汾沮洳則有裳々者華與苕之
 華隱映於行葦之門其中野則鹿鳴呦々鶴鳴草
 草終日不絕其隰桑之下則棠棣黍苗敷榮秀實
 有杖之杜幢々如蓋匪風而涼公劉日與其友召
 旻々弟小旻小辨及子衿號五公子酣飲其中子
 衿雖羈窮公劉心知其非丞民比敬愛無斃采芣
 殺羔羊射鳩雉洞酌流泉所以奉子衿者甚至頃

之子衿欲有所適公劉贈以白駒送以候人子衿
 乃歷東門之墀入旱麓適北山兮之神移文招之
 子衿亦樂其幽邃徃從其招作歌曰北山有樞爲
 吾之居北山有竹籟兮窅々山之卷阿凱風何多
 山之崇丘谷風脩々何草不黃陰翳而藏何彼穠
 矣青陽韶美朝夕歌之聲滿天地山多鳥獸草蟲
 有關雉鴉羽鳩鳩鷓鴣蠡斯蜉蝣碩鼠之類雜出
 其間其野有死麕其狡兔爰々其鶉之奔々俄而

有鵲巢其屋有狐出其竇子衿憮然曰鳥獸不可
 與同群於是還魏陟岵山適楚至江有汜得柏舟
 濟漢廣與楚人巷伯祈父二子乘舟二子知子衿
 抱負不群謂之曰君子行役既乏臣工又無車牽
 羔裘將敝頰弁蕭條般桓江漢隻影無倚泛觀生
 民莫不有十畝之間以耕一版之屋以處方春之
 時蝮蟧載見膏雨將降東方之日小明則女曰鷄
 鳴士曰味且或將仲子與叔于田或伯兮居守或

大叔于田。蓑笠在身。良耜在手。長幼暨之。或饁或
 糒。四月六月。雨無止時。引渠灌輪。俾苗怒長。七月
 既秋。華黍將收。太車以載。月出方歸。及夫定之。方
 中。農隙多暇。則呼盧令博。免置挾角。月張九罭。施
 敞筍。以獵以漁。其富者或駕駟鐵。乘四牡。有車麟
 麟。有駟駟。車攻原野。網交淇澳。颺風湛露。自勝
 校獲。何其樂也。至有得時。遇主。取相封侯。入奏彤
 弓。出建干旄。被絲衣。曳紈袴。武夫前呵。莫敢執纜。

有女同車。有手其姿。窈窕由儀。思與君子。借老如
 燕之飛。彼何人斯。踵其常武。豈子之所難哉。夫
 蓋世勲名。權輿一念。傳說胥靡相殷。武丁天作。尚
 父文王有聲。雖維天之命。亦有志竟成。今子幸遭
 時清平。下武右文。不能小赫于心。奮取富貴。而維
 清泉白石。以自潔。終風苦霧。以自隱。不與賢登于
 朝。顧與我行于野。徒歎昊天。夫有成命之不可易。而
 不知所欲之必從也。以期于世。不亦左乎。藉曰無

意斯世則相鼠有穴况於人乎一區未辯脫有小
 小戎寇子將奚歸唯君簡兮毋謂我生流坎由庚
 甲之利不利也子衿曰諾哉二子行矣我將思之
 傳不記其人之黃曰異哉子衿之為人其孔北
 所終用史記辨海李太白之流乎觀其抗志青雲之上睥睨宇宙
 猶以為小而不免為旅人諺曰用之則為虎不用
 則為鼠若子衿者豈以用不用異其心哉
 ○以學為詩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為詩今人以詩為學夫以詩
 為學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指擢胃腎此生
 精力盡於詩者是誠弊精神於無用矣乃若古人
 亦何嘗以學為詩哉今觀國風間出於小夫賤隸
 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其言優柔諄切忠
 厚雅正後之經生學士雖窮年累世未必能措一
 辭正使以后世之學為詩其胸中之不醇不正必
 有不能掩者矣雖貧者賦廉詩仕者賦隱逸詩亦

豈能逃識者之眼哉如由樂夫之詩曠達間適意
 輕軒冕孰不信之然朱文公猶謂樂夫人多說其
 清高其實愛管官職詩中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
 地涎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嗟夫樂夫之言且不
 可盡信况餘人乎揚誠齋云古人之詩天也后也
 之詩人焉而已矣此論得之

○活處觀理

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鳥飛戾天魚躍于

淵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山梁雌雉
 時哉々々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濶又曰源泉
 混混不舍晝夜明道不除窓前草欲觀其意思與
 自家一般又養小魚欲觀其自得意皆是於活處
 看故曰觀我生觀其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學
 者能如是觀理胸襟不患不開濶氣象不患不和
 平

○祝壽

陸象山在荆門上元不設醮但合士民於公廳前
 聽講法範皇極斂時五福一段謂此即為民祈福
 也今世聖節令僧陞座說法祝聖壽而郡守以下
 環坐而聽之殊無義理程大昌鄭丙在建寧並不
 許僧陞堂說法朱文公在臨漳且令隨例祝香不
 許人問話余謂若祖象山之法但請教官陞郡庠
 講席講詩大保一篇以見歸羨報上之意亦自雅
 訓。

○至人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
 赤鳥几々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
 不熱言其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桃錦柳綿

杜陵詩云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初
 讀只似童子屬對之語及細思之乃送杜侍御入
 朝蓋綿錦皆有用之物而桃花柳絮乃以區區之

顏色而勝之亦猶小人以巧言令色而勝君子也
侍御分別邪正之官故以此告之觀不分生憎之
語其剛正疾邪可見矣

○村莊犬鷄

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
竹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嘗遊其間甚喜曰
撰得絕似但欠雞鳴犬吠耳既出莊遊他所忽聞
莊中鷄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所為也平原大笑

益親愛之大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廷雀鷄聲
村莊犬鷄一日水山失勢湯燖鑊煮刀割

○謝昭雪表

兵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觀白簡悟
壬人之譖甚工

○末世風俗

王荆公論末世風俗云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
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其論精矣

嗟夫荆公生於宋朝極盛之時猶有此歎况愈隆愈下乎

○五百弓

荆公詩云卧占寬間五百弓蓋佛家以四肘為一肘一尺八寸四肘蓋七尺二寸其說出譯梵

○白羊先生

宋紹熙甲寅孝宋升遐光宗疾不能喪中外人情洶々襄陽其官陳應祥歸正人也欲乘此為縷結

約已定其間一卒買卜於市所謂白羊先生者卜者詰之曰此卜將何用觀所占是殺爺殺娘底事大不好莫做却吉其人色動時都統馮湛帳前適有一人在傍知見遂潛跡之至一茶肆與之語給以已得罪於湛儻有所謀願預一人之數卒始不肯言再三問之乃以實告但深以下不吉為疑其人曰若疑其不吉當與汝同首可轉禍為福卒然之然恐無驗乃引其人詣陳曰此人都統帳前人

也近偶得罪可為內應陳始不信再三言之乃與以白巾一告以期約其人與卒急詣湛告變時張定叟作帥湛携首狀告定叟時定叟方卧起與湛密議定復就寢徐令具酒肴與客飲遣數人請陳及其佗一二兵官回來面以首狀及白巾詰之陳辭屈乃集眾於教場射殺之一人及白羊先生皆捕官。

○東坡文

莊子之文以無為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故其為文橫說豎說惟意所到倏辨痛快無復滯碍其論刑賞也曰當堯之時臯陶為士將殺入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其論武王也曰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弒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

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其以是哉。其論范增也。曰：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自此始矣。其論戰國任俠也。曰：楚漢之擒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豈懲秦之既以為爵祿不能盡縻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凡此類

皆以無為有者也。其論勵法禁也。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刑也。其論唐太宗征遼也。曰：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其論從眾也。曰：宋襄公雖行仁義，失眾而亡。田常雖不義，得眾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眾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眾之所樂

則國以入安。庾亮之召蘓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成危辱。凡此類皆以曲作直者也。葉水心云蘓文架虛行危縱橫倏忽數百千言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古今議論之傑也。

○叔世官事

葉水心云唐時道州西原蠻掠居民而諸使調發符牒乃至二百函故元結詩以為賊之不如杜少陵遂有繫大元道州前賢畏後生之語蓋經兵

亂不肖之人妄相從迫草莽其民賊猶未足以為病而官吏相與亡其國矣。至哉言乎古今國家之亡兆之者夷狄盜賊而成之者不肖之官吏也。且非特兵亂之後暴驅虜取吾民而已。方其變之始也不務為弭變之道乃以幸變之心施激變之術張皇其事誇大其功借生靈之性命為富貴之梯媒甚者假夷狄盜賊以邀譽其君輾轉滋蔓日甚一日而國隨之矣。

○宰輔久任

唐太宗相房元齡二十三年用魏徵及相十八年
 此外惟李林甫元載最久宋朝魏楚贈王文正詩
 云太平宰相年々出君在中書十二秋蓋以為最
 久矣至蔡京秦檜乃皆十八九年近時史衛王獨
 專國秉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無至晚年得未疾
 猶專國秉數年尤古今所無故洪舜俞詩云陰陽
 眠燮理

隨筆二十九

○安樂直錢多

周益公退休欲以安樂直錢多五字題燕居之室
 思之累日未得其對一士友請以富貴非吾願為
 對公欣然用之

○借助夷狄

花門尚留杜拾遺以為憂吐蕃既回陸宣公以為
 官

○東坡書畫

東坡謫儋耳道經南安於一寺壁間作篆竹醜石甚奇韓平原當國劄下本軍取之守臣親鑑臨以紙糊壁全堵脫而龜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閱古堂中平原敗籍其家壁入秘書省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文殿道山堂而著作庭幸無恙壁至今猶存坡之北歸經迤韶州月華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丐坡題梁坡欣然援筆右梁題歲月左梁題云天子萬年永作明主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

同為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右梁題字一夕為盜所竊左梁字尚存余嘗見之墨色如新坡歸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以板為壁坡暇日題寫幾遍後黨禍作凡坡之遺墨所在搜毀寺僧函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全至紹興中詔求蘓黃墨蹟時僧死久矣一老頭隨知之以告郡守除法漆紙字劃宛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隨得祠曹牒為僧

代醉十二
詩拾七十九

寶樹三

卷九

十七

○鮫字

劉禹錫作九日詩欲用鮫字以其不經見迄不敢用故宋子京詩云劉即不敢題鮫字虛負詩中一世豪然白樂天詩云移坐就剩釐酒前羅列則固已用之鑷白唱和之時不知曾談及此否

○博浪沙

張子房欲為韓報讐乃拊金募死士於博浪沙中以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怒大索三日

不獲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儋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視祖龍之魄倡群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係豈小哉余嘗有詩云不惜黃金募鑄椎祖龍身在魄先飛齊田楚項紛々起輸與先生第十機

○詩人胸次

李太白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一公所以為詩人冠冕者

鳥木

卷九

十七

胸襟濶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牒

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心不可，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今世臺府移文屬郡，曰牒。蓋晉秋時，霸主於列國已用之矣。

○姦錢

今江湖間俗語謂錢之薄惡者曰慳錢。按賈誼疏云：今法錢不立，農民釋其耒耜，治鎔炊炭，姦錢日。

多俗音訛以女奴為慳爾。

○有若劫寨

左氏傳吳師在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擇卒三百有若與焉。葉水心曰：有若尚劫寨，何況佗人。余謂吳師歷魯，亡無日，有若視父母之邦，貼危如此，義氣所激，願與宵攻之列，使誠因是而死，得死所矣。豈不賢於子路之死乎？水心以為劫寨過矣。

○无字

周易無皆作无王述曰天屈西北為无盖東南為春夏陽之伸也故萬物敷榮西北為秋冬陽之屈也故萬物老死老死則無矣此字說之有意味者也。

○朱文公帖

廬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簡真跡云便中承書知比日侍奉安佳吾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

師友莫與不勝已者往來重染習熟壞了人也景陽想已起省李章當只在家凡百必能盡心苦口切須承稟不可有違該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言雖淺然實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大學說謾納試讀之不曉處可問李章也未即相見千萬為門戶自愛此簡蓋與其親戚卑行也大全集所不載后生晚進能寫一通置之座側朝夕觀省何患不做好人景陽姓許名子春季章姓劉名黼皆廬

陵醇儒從文公學季章後為特奏第十人。

○畢再遇

宋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虜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橐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旂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虜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兵攻虜大敗又嘗引虜與戰且前且却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為敗走敵乘勝追逐其

馬已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虜對壘度虜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虜來相追乃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鞞鼓有聲虜不覺其為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為箭傳以毒藥略著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橐人羅列焜燿亦見

之以爲官軍也。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擣其穴，一戰而平。

○詩犯古人

近時趙紫芝詩云：「餅茶外無祇待同，上西樓看晚山。」世以爲佳。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即此意也。杜子野詩云：「尋常一樣窓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世亦以爲佳。然唐人詩云：「世間何處無風月，才到僧房分外清。」亦此意也。

欲道古人所不道信矣。其難矣。紫芝又有詩云：「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世尤以爲佳。然余讀文苑英華所載唐詩，兩句皆有之。但不作「一處耳」。唐僧詩云：「河分岡勢，司空曙嘗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此雖戲言，理實如此。作詩者豈故欲竊古人之語以爲己語哉？景意所觸，自有偶然而同者。蓋自開闢以至於今，只是如是風。

花雪月只是如此人情物態

○徐孺子 蒙志下三

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絕俗矣然不念舊惡未嘗流於刻薄也柳下惠視袒裼裸裎焉能澆我可謂和光同塵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未嘗流於苟賤也此其所以為百世師歟東漢徐孺子矯々特立諸公薦辟皆不就然及薦辟者死炙鷄漬酒萬里赴弔於清高不混俗之中

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其為東漢人物之冠冕不亦宜乎

○玄真子圖

山谷題玄真子圖詞所謂人間底是無波處一日風波十二時者固已妙矣張仲宗詞云釣笠披雲青嶂曉檝頭細雨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櫂收綸了漁童拍手樵童笑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久看朝市鬧烟波老誰能惹得閒煩

惘語意尤飄逸仲宗年逾四十即掛冠後因作詞
 送胡澹庵貶新州忤秦檜亦得罪其標致如此宜
 其能道玄真子心事

○責將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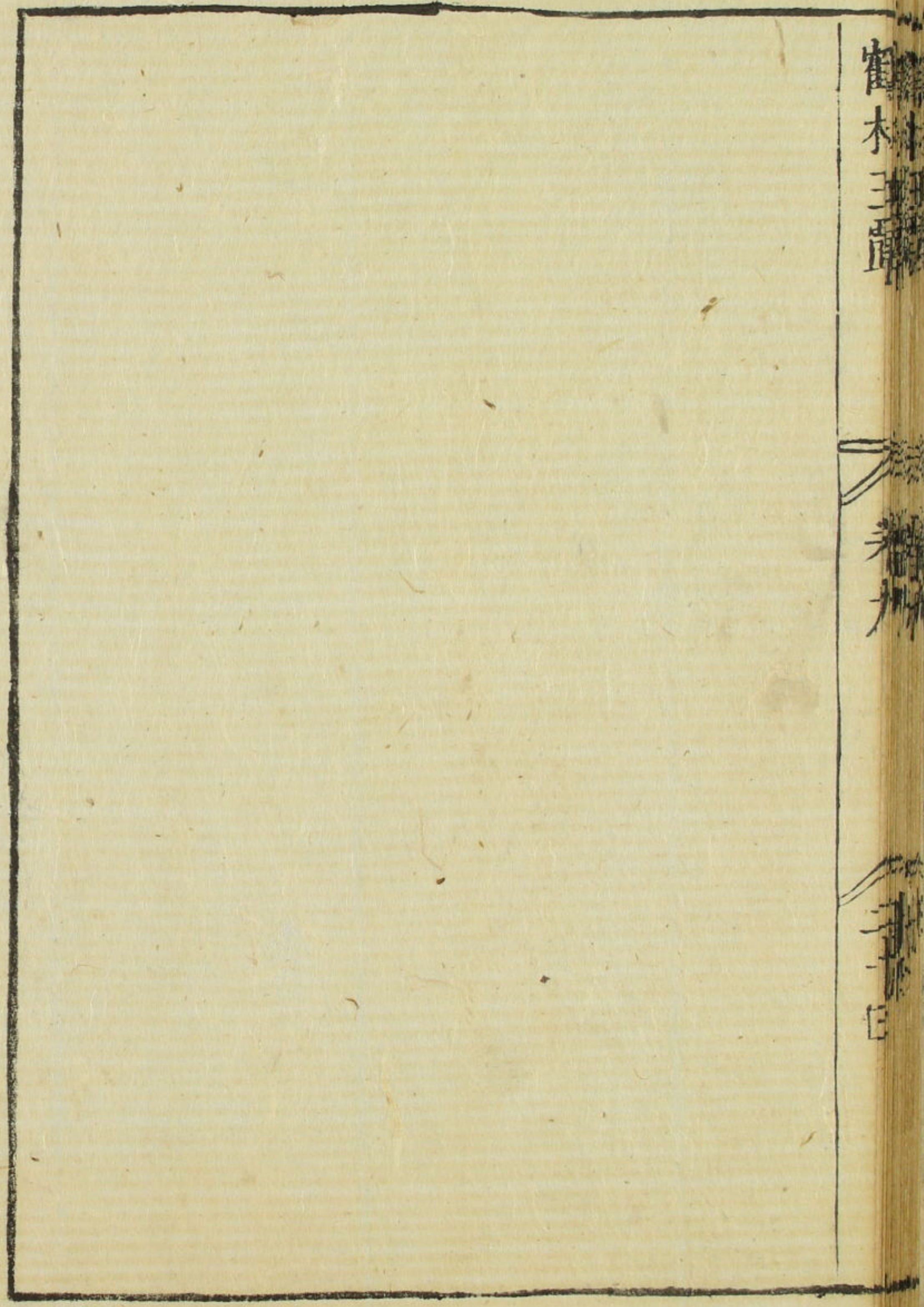
自古夷狄盜賊之禍所以蔓延滋長日深一日其
 終或至於亡國者皆將師之臣玩寇以自安養寇
 以自固譽寇以自重也故杜少陵詩其於王室播
 遷之禍每入深責將師如云將師蒙恩澤兵戈有

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又云登壇名絕假
 報主爾何遲又云天地日洗面朝廷誰請纓又云
 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蒼昇平皆是意也然
 將帥之不用命實由於朝廷如駕御操縱之無法古
 人云譬如養鷹飽則颺去宋太祖之御諸將有守
 邊一二十年而不遷官者蓋謂扞禦免侵軼特僅
 不失職耳非有戰勝攻取官固不可妄遷也至於
 曹彬之平江南功亦不細矣然使相之除終至各

惜止於賜錢百萬而已。夫太祖豈食言之君而曹彬亦豈飽則颺去之人哉。英君誼辟遠，愚微權衆人固不識也。近世以來，將帥守邊，僅免侵軼。及至歲終，則論功行賞，屢遷不一遷，不知使其能掃清關河，哭單于於陰山，又將何以賞之。少陵詩云：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覺榮華。言雖翔麟之馬，亦必先使之駕鼓車。由賤而後可以致貴，今諸將驟登貴顯，如馬之未駕鼓車而遽

駕玉輅，安於榮華，志得意滿，無復驅攘之志。河北叛亂，決難討除，無勞問也。又云：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亦此意。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三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四 地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養兵

宋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稅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

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為葉
縣宰。詔書令民三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
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
春稅秋未足。里巷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
多。白水高於屋。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
書來。生齒復版錄。三十籍一壯。惡使操弓鞬。州符
令又嚴。老吏持鞭扑。搜索推與父。唯存跛無目。田
間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買箭賣牛犢。

愁氣變。又兩鐻正空。無粥盲跛不能耕。死亡在遲
速。我聞誠所慙。徒爾叨君祿。却詠歸去來。刈薪向
深谷。又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
言有老父。孤獨無丁壯。郡吏來何暴。縣官不敢抗。
督遣勿稽留。龍鐘去持杖。勤々囑四隣。幸願相依
傍。適聞閭里歸。問訊疑猶強。果聞寒雨中。僵死壤
河上。弱質無以託。橫屍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存
何以當。拊膺呼蒼天。生死將柰何。觀此二詩。與石

壕吏等篇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
有籍民為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
兵之制實萬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
公既知籍民為兵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刺實出
於公雖曰馬溫公極言其不便竟不為止又何與
前言相戾也。

○天棘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下句殊不可曉

說者曰天棘柳也或曰天門冬也夢當作弄既無
考據意亦短淺潭浚明嘗為余言此出佛書終南
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
如所夢天棘之香爾此詩為僧齊己賦故引此事
余甚喜其說然終未知果出何經近閱葉石林過
庭錄亦言此句出佛書則浚明之言宜可信。

○家乘

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

諂死宜州永州有唐生者從之遊為之經紀後事
收拾遺文獨所謂家乘者倉忙間為人竊去尋訪
了不可得後百餘年史衛王當國乃有得之以獻
者衛王甚珍之後黃伯庸帥蜀以其為雙井之族
乃以贖其行

○中興十策

宋建炎中太駕經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
皇帝設壇與群臣六軍編素戎服以心兩宮之歸

二請移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為雪耻計東
南不足立事三請略去常制為馬上治用漢故事
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求天下利病通達外情
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士人自相
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為聲援滑州置留
府通接號令五請刪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
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
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入心七請北人避

胡擊郡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為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繳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聽用而伯可名聲因是益著余觀其策正大的確雖李伯紀趙元鎮亦何以遠過然厥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擢為

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為歌詞諛艷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此柳耆卿輩矣檜死伯可亦貶立羊

○不死

愈愚

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二時見恒河水與今無異是汝皮肉雖皺見精不皺以明身有老少而見精常存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也鬼文元嘗問隱者劉海蟾以不死之道海蟾笑曰人何嘗死

而君乃畏之求生乎。所可死者形爾。不與形俱滅者。同常在也。此理本常理。但異端說得黏皮著骨。如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孟子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伊川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橫渠曰。物物故能過化。性性故能存神。又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說得多少混融。

○月下傳盃詩

揚誠齋月下傳盃詩云。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空盃

中月先入。領取青天併入來。和月和天都釀。天既愛酒自古傳。月不解飲真浪言。舉盃將月一口吞。舉頭見月猶在天。老夫大笑問客道。月是一團還兩團。酒入詩腸風火發。月入詩腸冰雪燄。一盃未盡詩已成。誦詩向天天亦驚。焉知萬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團月。余年十許歲時。侍家君竹谷老人。謁誠齋親聞誠齋誦此詩。且曰。老夫此作。自謂彷彿李太白。

○題貧樂圖

徐惠叔題貧樂圖詩首句云。迺翁畫灰教兒書。嬌兒赤胛玉雪膚。厥妻眼目補破襦。整筵何有金十奴。揚伯子和云。三間破屋一床書。錦心繡口冰肌。膚自紉枯葉作襦。襦此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和云。大兒阻飢頗廢書。小兒及寒粟生膚。婦縱有禪無一襦。不敢緣此相庸奴。三詩皆佳。而後出者尤奇。

○竹

松柏之貫四時。傲雪霜皆自拱把。以至合抱。惟竹生長於旬日之間。而干霄入雲。其挺特堅貞。乃與松柏等。此草木靈異之尤者也。自樂天東坡頴濱與近時劉子翬論竹甚詳。皆未及此。杜少陵詩云。平生懋息地。必種數竿竹。梅聖俞云。買山須買泉。種樹須種竹。信哉。

○雍公薦士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應求閣子內見揚
誠齋千慮策讀一篇歎曰東南乃有此人物其初
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為首應求導誠齋謁雍公
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相公且子細秀才子口頭
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接之登朝誠齋嘗言
士大夫窮達初不必容心其平生不能開口求薦
然薦之改秩者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
二公皆蜀人皆非有平生雅故雍公有翹館錄載

當世人物甚詳

○詩興

詩其尚乎興聖人言語亦有專是興者如逝者如
斯夫不舍晝夜山梁雌雉時哉時哉無非興也特
不魯隱括協韻爾蓋興者因物感觸言在於此而
意寄於彼玩味乃可識非若賦比之直言其事也
故興多兼比賦比賦不兼興古詩皆然今姑以杜
陵詩言之發潭州云岸花飛送客橋燕語留人蓋

因飛花語無傷人情之薄言送客留人止有燕與
花耳此賦也亦興也若感時花凋淚恨別鳥驚心
則賦而非興矣堂成云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
燕定新巢蓋因鳥飛燕語而喜已之携雛卜居其
樂與之相似此比也亦興也若鴻雁影來聯塞上
鵲鴿飛急到沙頭則比而非興矣

○荆公議論

荆公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

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夫姐已者雅廉
惡來之所寄也虞姬者聚子膳夫之所寄也木真
者林甫國忠之所寄也女寵蠱君心而後檢至階
之以進依之以安大臣格君之事必以遠聲色為
第一義而謂不愁宮裏有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
後脫疑富貴扁舟五湖可謂一塵不染矣然猶挾
西施以行蠶非悅其色也蓋懼其復以蠶具者而
蠶越則越不可保矣於是挾之以行以絕越之禍

雷林三錄
基是レ雖去レ越未嘗忘越也。曾謂レ荆公之見而不
及レ蠡乎。惟管仲之告齊桓公以豎刀易牙開方為
不可用而謂聲色為不害霸與荆公之論略同其
論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夫
二帝三王之政。何嘗不行。奚獨有取於鞅哉。東坡
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
之術也。此說猶回護。不如荆公之直截無忌。憚其
詠昭君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推

此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
夫乎。其視自樂天黃金何日。贖蛾眉之句。真天淵
懸絕也。其論馮道曰。屈已利人。有諸佛菩薩之行。
唐質肅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謂之純臣。
荆公乃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亦可謂之非純臣
乎。其強辨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
有周公之志。則誅其兄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則求
賢審官可也。似此議論。豈特執拗而已。真恃理傷

道也荀卿立性惡之論法後王之論李斯得其說遂以亡秦今荆公議論過於荀卿身試其說天下既受其毒矣章奏祖其說而推衍之加以凶險安得不產靖康之禍乎荆公論韓信曰貧賤侵陵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論曹參曰束髮山河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不著新歌舞却要區々一老翁二詩意却甚正然其當國也偏執已見凡諸君子之論

一切指為流俗曾不如韓信之師李左車曹參之師蓋公又何也

○詩稿

揚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稿之始也至於空梁落燕泥之句庭草無人隨意綠之句非解譏刺徒以凋斲工巧為暴君所忌嫉至賈奇稿則詩真可畏哉賈至謫岳州嚴武謫巴州杜少陵寄詩云買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

使象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
霜鶻不空拳。蓋深戒之也。劉禹錫種桃之句。不過
感歎之詞耳。非甚有所譏刺也。然亦不免於遷謫。
近世蔡持正數其罪惡。雖兩觀之誅。亦不為過。乃
以車蓋亭絕句。謂為譏刺。貶新州。夫小人擿抉。君
子之詩文。以為罪無恠也。君子豈可亦擿抉。小人
之詩文。以為罪乎。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
於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

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賈禍也。烏臺之勘。赤壁之
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
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却
對酒盃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意。
何也。晚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郭功父寄詩云。君恩
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莫向沙邊弄明月。
夜深無數採珠人。其意亦深矣。渡江以來。詩禍殆
絕。唯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云。不是朱

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敖器之詩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曾景達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景建布衣也臨川人竟謫春陵死焉其往春陵也作詩曰披策行去訪楚囚也勝流落嶠南州鬢絲半是吳蠶吐襟血全因蜀鳥流徑窄不妨隨爾乘路長那更聽鈞軸家山千里雲千疊十口生離兩

地愁

○功成不受賞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強難大抵以無所為而為之者為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羸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木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

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變稔
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巧賞者是誠何心哉
是誠何心哉

○四老安劉

鍾繇張邈
前漢書

漢高帝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呂后執悍惠帝仁柔
為宗社遠慮初非溺於戚姬之愛而為是邪謀也
賴老泉謂帝之以太尉屬周勃及病中欲斬樊噲
皆是知有呂氏之禍可謂識帝之心者矣

人也乃引四皓為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帝之
泣豈為兒女子而泣耶厥後趙主以酖亡惠帝以
憂死向非呂后先殂平勃交驩則劉氏無噍類而
火德灰矣杜牧之所謂四皓安劉是滅劉者誠哉
是言也夫立子以長固萬世之定法然亦有不容
拘者太伯遜而周以興建成立而唐幾危一得一
失蓋可監也夫子善齊桓首止之盟而美太伯為
至德蓋善齊桓者明萬世之常經也美太伯者示

萬世之通誼也。

○安子文自贊

安子文與揚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而專其功父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師長沙子文盡室出蜀嘗自贊云面自皴瘦行步甚苦昔人言托住半周天我道一場真戲耍今日到湖南文成一話靶在長沙計利折秋毫設廳前黍豕成羶糞穢狼藉肥脂則烹而賣之罷鎮捆載歸蜀厥後揚九鼎

在蜀以刻剝致諸軍之怨軍士莫簡倡亂殺九鼎剖其腹實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飽飲時子文家居散財給士生擒莫簡剖心以祭九鼎迄再平蜀難

○釣臺詩

余三十年前於釣臺壁間塵埃漫漶中得一詩云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裏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句意頗佳近時戴式之詩云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

錦編段片

江山當初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世間句雖甚
 爽意實未然余考史籍光武儒者也素號謹厚觀
 諸母之言可見矣子陵意氣豪邁實人中龍故有
 狂奴之稱方其相友於隱約之中傷王室之陵夷
 歎海宇之橫潰知光武為帝胃之英名義甚正所
 以激發其志氣而導之以除兇剪逆吹火德於既
 灰者當必有成謀矣異時披圖興歎岸噴迎笑雄
 姿英發視向時謹飭之文叔如二人焉子陵實陰

有功於其間天下既定從容訪帝共榻之卧足加
 帝腹情義如此子陵豈以匹夫自嫌而帝亦豈以
 萬乘自居哉當是之時而欲使之俛首為三公宜
 其不屑就也史臣不察乃以之與周黨同稱夫周
 黨特一隱士耳豈若子陵友真主於潛龍之日而
 琢磨講貫隱然有功於中興之業者哉余嘗題釣
 臺云平生謹敕劉文叔却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
 龍雲雨志了知功跨鄧元侯講磨潛佐漢中興豈

是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真識却將周黨與同
穉

○來蘇渡

脩水深山間有小溪其渡曰來蘇蓋子由貶高安
監酒時東坡來訪之經過此渡鄉人以爲榮故名
以來藉嗚呼當時小人媒孽摧挫欲置之死地而
其所經過之地溪翁野叟亦以爲光華人心是非
之公其不可泯如此所謂石歷筍斜出者是也

○一錢斬吏

張乖崖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鬚傍巾下
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
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
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
石穿自杖劍下塔斬其首由臺府自劾崇陽人至
今傳之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師胥吏凌長官
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乖崖此舉非爲一錢而設

其意深矣其事偉矣。

○馮三元

馮東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歲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為買妾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綱運欠折鬻妾以為陪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

愈愚六年二
代醉三十五說

日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東乃生家貧甚讀書於瀟山僧舍僧有犬東與共學者烹食之僧訖之縣令命作偷狗賦援筆立成警聯云團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絢牽去驚回顧兔之頭令擊節釋之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元有詩號瀟山集皆其未遇時所作如琴彈夜月龍魂冷劍擊秋風鬼膽鹿吟氣老懷長劍古醉胸橫得太行寬塵埃掉

臂離長陌。琴酒和雲入。舊山豐年足。酒容身易世。路無煤著脚。難皆不凡。

○西山生祠

真西山帥長沙。群人爲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壁間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夫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脩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廬陵苗鹽

廬陵苗斛元額二十六萬。承平時民戶納苗一斛。官支與鹽二斗五升。蓋優之也。龍泉太和兩縣去郡差遠。添支一升。渡江以來。非惟官不支鹽。反勒民戶納鹽。由是輸苗一斛者。并鹽爲二斛。二斗五升。而兩縣亦皆增納一升。今世和買官不支錢。而自取已爲可恠。若鹽者。乃以其予民之數。而爲取民之數。抑又甚矣。然前後牧守不知幾人。曾無一

人惻然動心為之敷奏蠲閣者是可歎也

○文章邪正

東山先生楊伯子嘗為余言某昔為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兼王牒官嘗至其位中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行所謂木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深神亂志非徒無益其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

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雲日對

葉石林云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云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為官獨不相對切意今日字當是令尹字傳寫之訛耳余謂不然此聯之工正為假雲對日兩句一意乃詩家活法若作令尹字則索然無神夫人能道之矣且送楊姓人故用子

雲為切題豈應又泛然用一令尹耶如次第尋書
札呼兒檢贈篇之句亦是假以第對兒詩家此類
甚多

三教辨論五元

○佛本於老莊

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飛昇之說
方士鍊丹葆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患為吾有
身吾既無身而有何患莊子云予惡乎知悅生之
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

顯性四六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零
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魚黍而後悔其
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又觸
黷謂莊子曰子欲聞死之說乎死無君於上無臣
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
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
為子骨肉肌膚反乎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
乎觸黷深曠感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

鴻林玉露

卷十

三十一

人間之勞乎。是老莊之意。以身為贅。以生為苦。以死為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老莊之說背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亦已寂滅為樂。乃老莊之本意也。故老莊與佛。元不為一。歐陽公云。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旨者也。老莊何嘗貪生。瞿曇何嘗畏死。會庄畏死之說。僅足以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

公早年洞究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劬釋氏作經教之屬。如清淨。消災。度人等。經摸擬可笑。而北斗經。尤鄙俚。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為人盜去。却去取人家破甕破釜。此論窺見其骨髓矣。然非特文公之言為然。唐傳亦曰。佛入中國。穢兒幼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則固已知其出於莊老矣。

○猫捕鼠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瓮中曰使此
 二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為鼠吾為猫生人世
 世扼其喉亦可悲矣今俗間相傳謂猫為天子妃
 者蓋本此也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猫得鼠未嘗
 不為之稱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可磨滅
 者嘗有詩云陋室偏遭黠鼠欺狸奴雖小策勳奇
 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轉凡鳴鏞

揚東山云凡處事須是心如轉凡手如鳴鏞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四

